

江上明珠群心村

□吴笛

如果说八百里皖江第一洲——胥坝江心洲，是一盘镶嵌着滚滚浪花的彩碟，那么洲上的群心村，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颗明珠闪耀着鲜艳芬芳的生态光泽。由铜陵至胥坝还得过宽逾五百米的夹江轮渡，登洲后便是清静的胥坝老街，穿过老街向东北有一条不到两公里的水泥路，意畅夹道，田野平坦，路的尽头却陡然站出一座洲上少见的徽派牌坊，显眼的明艳。哦，这就是群心村了！来不及细细打量牌坊上的楹联字画，牌坊像一面别致的窗子，让人忍不住一窥村子里的究竟。牌坊后不远处有座俭朴的三层楼——村部呢，倒像个门童或管家？因为村部后面竟凸出一长排崭新的白墙黑瓦，徽派风情十足的楼房，这在一望无际的江心洲上，仿佛海上层楼，舞台上的电光布景。疑惑的寻去，才发现徽居楼房还在万亩荷塘的深处，花香袭人，绿树掩映。可群心村最得意的是他们那“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江上草原”——面积超三万亩的铁锚洲湿地，那是挂在群心村怀里的一块碧玉！而环绕着铁锚洲、群心村、胥坝乡的长

江，天天起伏嬉闹着大大小小的江豚，而今看见江豚的人，怎不由衷地艳羡这方家园，啧啧赞美这“江豚的福地，江豚的故乡！”

这颗明珠还散发着新时代乡村幸福的光彩。不过五六年的光景，群心村可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鲜艳！村里建起了乡贤文化馆，英烈、模范、村贤、好人、名人……都上榜了，发电机似的每天向外输送着光和热，传递着正能量。村里建起的幼儿园软硬条件不比市区的差，村里的孩子一律免费上。村里建起的养老院，本村住进来的老人都免费，全村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享有60至90元不等的“村级养老金”。村里还建了个200多平方米的喜庆堂，那可是群心村民自己的“会所”。随便那一天村民都可以自带酒菜自己展示厨艺，只不过要文明就餐，厉行节约哟！村部的广场上，夜夜都有欢快的广场舞。村里还有一条声名鹊起的家风家训一条街，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亮出了家风家训牌……

这颗明珠还浸润着瑰丽的红色基因。血与火的年代，胥坝江心洲被镌刻上了革命的红色烙印。胥坝三官庙的

“痴和尚”沈默是中共铜陵特支最早的党员之一。1934年，中共第一个铜陵县委（中共铜繁无县委）也在这儿成立，1938年冬铜陵人民的抗日烽火也在这儿首先点燃，“沙洲暴动”——沙洲游击大队就在这儿诞生。特别是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胥坝江心洲差不多成了新四军突围将士的“诺亚方舟”，大约500名新四军指战员是从这儿突围到江北新四军七师的。而群心村（1957年才有村建制）在胥坝江心洲的革命史诗里，有着不同凡响的华彩乐章，是一方鲜血浇灌的热土，英雄辈出，传奇遍布。在群心村的乡贤馆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土生土长的“群心三烈士”——抗日战争牺牲的安股云，解放战争牺牲的王世玉，抗美援朝牺牲的王春保。其照片事迹历历在目，字字热血。群心人深知有名的英雄背后，矗立着众多的无名英雄。群心村地下水秘密交通站，先后有二十多名群心儿女成长为出色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八对夫妇都是党员交通员，其中陈志康、古翠莲夫妇与日寇、二鬼子、叛徒等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早成了一方美谈，熟悉他们的老人

还说古翠莲不亚于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而义薄云天的村民周和义更为群心人念念不忘，他为救护两名新四军战士而不惜毁家予难，被日寇刺破肚肠，烧毁房子，暴尸野外……

群心人最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家乡在1949年4月20日晚9点35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24军70师210团一举突破，成了江南解放第一块登陆地。而今群心人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矗立起一座巨型铜雕“渡江第一船”，引得八方游人络绎不绝前来缅怀瞻仰。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今日来胥坝江心洲的，必到群心村，到了群心村，没有不惊喜不感慨的。一年四季，旅游观光的、休闲养老的、吃江鲜挖野菜的、吹江风找灵感的、晒沙滩踏浪浪的、钓鱼的、写生的、拍照的、拍电视拍电影的……近年来群心村这颗江上明珠竟有了“国字号”的荣耀，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了“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

又到了芙蓉出水六月，又到了江豚追浪逐浪的季节，又到了软埋沙滩回归童年的夏天，“江上明珠，幸福群心”，你可不要仅在梦中向我发出呼唤哦？

父亲节的礼物

□方威达

6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父亲节。早晨，女儿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微信群中发了一个红包，上面注明“父亲节快乐！”这是发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女儿的红包：“18.80元”，一个吉利的数字。妻子告诉我，这是女儿用自己的稿费发的红包，也同样发了一个红包给了她。上大学的女儿，参加了百校联盟征文巡回赛，获得安徽赛区短编组的第三名。女儿的一点成长，一点点进步，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都让我发自内心的自豪。父亲节又收到女儿一个小小的红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前几天，姐姐在微信群中晒了外甥女培培写的散文《父爱如茗》，文中开头写道：“在我人生中，第一辆车是父亲的肩膀，第一套房是父亲的胸膛，第一笔财富是父亲的叮嘱，第一杯茶是父亲给我斟满的爱。”已在深圳某大型企业工作已两年的培培，一直对自己父亲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她说：“这种不争、不怒、自律、自省”的“茶系”父爱已经渗透到父亲对我教育的点滴中，“父爱如茶，而我做子女的，就像是饮茶人，被茶汤的清香所滋养后，还是要转身面对自己的生活。但父亲，永远都是我成长道路上最自豪的存在，无论走到何处，都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诲，人生漫漫，我终会通过努力，承包您余生的骄傲。”文章真切感

人，无处不流露出培培对自己父亲的爱，我想这是姐夫在父亲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吧！

今年的父亲节和端午节相临，又恰好我在市区，我已早早地在端午节那天中午在离父母家较远的酒店订了一个小包厢，准备陪父母吃顿饭。自从父母搬到城北居住后，一年中，除了重大节日外，我和父母在一起的吃饭的次数很少。周六下午，我带着妻子准备的粽子、绿豆糕和咸鸭蛋给父母送过去，并告诉周一端午节我们一家三口来陪他们过节。和往常一样，我自然又接受父母的一阵数落，说我乱花钱。我说是他们媳妇的主意，父母才开心地答应了。这时，我手机中忽然收到文友老章的QQ，他问我一件工作上的事，我回复后，顺便问他“在忙什么？”老章回复：“忙了一上午，刚休息了一会”我问他：“今天还上班？”老章回复：“不上班。忙老父亲。父亲瘫痪在床。”原来，文友老章在周末侍候瘫痪的老父亲洗澡、按摩……让人感动，我立刻回了一个“赞”。

父母为子女操劳一生，只有默默地付出，不曾奢求回报。当父母寂寞时，能多陪陪他们说说话；当父母病了，能常回家帮忙做些家务；当父母病了，能在他们床前敬敬孝……我想这些才是“父亲节”、“母亲节”中父母真正想得到的“礼物”吧！

老师的婚礼

□杨信友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我青春岁月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我在市一中初中班读书。那几年，春天窗外的桃花盛开，夏季大道两旁的绿树成荫，秋日山坡上的枫叶似火，严冬校园里的雪花飞舞，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往事，都铭刻在一个懵懂少年的记忆里，成为我心目中的芳华。

记得，那是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校园里传出一个消息，体育老师谢道海报名参军，体检和政审都通过了，他大学毕业，俊朗修目，英姿勃勃；尤其在游泳方面是特长，听说在省级比赛中还获得过较好名次。每次看他上课，身穿一身蓝色运动衣，白球鞋，两腿笔直，轻松飘逸。豆蔻年华的学生们敬佩不已。

正当大家依依不舍告别谢老师的时候，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谢老师要在临行前和音乐老师张健结婚了！张老师，大学毕业不久，二十左右，恬静娴雅，文质彬彬。依稀记得，当时曾有人评价她的歌声宛如银铃。这件喜事，在当时可成了校园里的头条新闻。

冰心赠葛洛的一首诗中说：“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谢老师的新婚仪式就要举行了。记得，他们的仪式地点就选在那间大办公室。从下午开始，几位高年级的男女同学们就开始了布置。傍晚，我们一帮同学上晚自习，路过时惊喜地看了一下，只见正中央是红彤彤的大喜字，半空拉起了彩纸条，还飘着几个鲜艳的气球，几张小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糖果和香烟，整个办公室氤氲着喜庆欢乐的气氛。

或许我们也被这大喜的氛围感染了，我们在走向山坡上的教室时，一面拾级而上，一面兴致勃勃地猜测起今晚的新婚仪式上会有哪些内容。有的说，章希平校长一定会亲自为他们俩做证婚人；有的说，张世谧老师普通话功底好，演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今晚兴许会背上两段台词助兴；有的说，李庭坚老师二胡拉得好，今晚说不准也会来一曲；有的说，曹培平老师的男声独唱堪称一绝，今晚兴许会一展歌喉。一位女同学也插上话：“要我，今晚张健老师一定会来一首前苏联著名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们相信吗？”男生赶紧接茬：“相信！相信！说不准还要和谢道海老师一道唱呢！”大家也沉浸在即将开始的谢老师婚礼仪式上。

9时整，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起，我们在返回寝室的路上，只见那场灯火通明的婚礼仪式刚刚结束，众人簇拥着新郎和新娘朝着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一中男教师单身宿舍走去。一路上，大家道喜祝贺，欢声笑语。三天以后，谢道海老师告别了张老师，告别了一中，戎装一身地奔赴部队军营。

时间的洪荒带我们走过记忆的流年，打开记忆的窗便会发现，上世纪的一九六三年，谢道海老师那憨态可掬的婚礼，犹如一首清新美妙的小乐曲，时常在当年一中校场师生的记忆里回荡……

台儿庄运河古城游记

□徐业山

去河北西柏坡革命圣地参观旅游途中，我们顺道经停山东枣庄市，对坐落于鲁豫苏皖四省交界地带的京杭大运河中心点——台儿庄运河古城作一次闪电式游览。走马观花不足半天，但对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庄”的英雄城市，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双龙湖景区。它位于台儿庄南边老大桥下，处在京杭大运河主道与复线船闸的环抱中，是东西走向的船形岛屿。因周边邻水，它恰如镶嵌在古运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湖中，有星罗棋布的荷塘，一簇簇荷叶披绿飘香；有郁郁葱葱的菖蒲，向游人点头示爱；有随风起伏的芦苇，苍翠挺拔的竹林……水天相接处，有圣洁孤傲的天鹅，或静静地矗立在澄碧的湖面，或拍打着双翅欢叫飞翔。湖水中，五彩斑斓的锦鲤自由自在地游弋。忽然间，看到欢快嬉戏的鸳鸯成双成对，缓缓开屏的孔雀对着游人搔首弄姿，动物岛上的小精灵们则旁若无人地从树后跳出，结伴去林间嬉戏……

接着，我们去游览台儿庄运河古城。该古城形成于汉代，繁荣于明清时代。1938年春的台儿庄大战，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但小城化为废墟。2008年恢复重建后成为国家文化遗址公园。这里，文物古迹众多，仅战地遗址就达53

处。它是运河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集八种建筑风格于一体，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最长3公里古运河，并且是独具特色的水城。城内拥有汪塘和30华里的水街水巷，任一处都可以舟楫摇曳游遍全城。

正是由于该运河集“运河文化”和“大战文化”为一体，融“齐鲁豪情”和“江南韵味”为特征，“汪”渠相连，人们随“汪”而居在仅两平方公里大的区域，把近百条水街和纵横交错的水巷，打得风生水起，安宁和谐。我们一行进城游玩，搭乘手摇小舟，由东向南再向西绕行，浏览了沿河两岸风光。那那天古树绿油油的水中倒影，一群群水鸟拍打清澈水面溅起涟漪水花等等，无不叫人心旷神怡。行舟40多分钟后上岸，天色渐晚，我们穿过高大雄伟的古城门，向前漫步于依水而建的街道，观赏商铺林立的古建筑群。约500米长的古街道两边，处处可见不同朝代的经典建筑，古色古香，别具一格。有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颇具徽派建筑风格；有的在阁楼门窗上雕饰着龙凤呈祥、金鸡报晓、虎啸山林等祥瑞图案；有的保留下明确民国时期北方人的崇拜偶像；还有几家店屋上尖中下方圆的结构，显得小巧别致独树一帜，透出欧洲教堂的韵味……总之，整条街形成一步一景，既相互协调又和谐共处，给南来北往的游客带来新、奇、特不同的视觉感受。



映日荷花 周晨摄



荷塘夜色 周文静摄



争艳 殷修武摄



护花使者 吴名摄



生命 周晨摄



情归荷处 苗青摄

铜官山

井边铜矿，我无法忘怀的故乡

□汪章雁

在皖中南山万壑之中，在那苍翠、峻峭的枞阳三公山脚，镶嵌着一弯山明水秀、婉约清新、鸟语花香的毓秀山冲，那就是铜陵有色的偏远矿山之一——原井边铜矿驻地，也是我们出生、上学、成长的地方，她似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深藏在崇山峻岭之中。——湿润的山峦、翠绿的竹海、湛蓝的天空、清澈碧透的小河，还有淳朴的民风，不仅孕育了我们真诚、善良的天质，也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烙下了一幅水墨氤氲、难以忘怀的山水长卷……

2018年——是我们从井边学校毕业的四十周年。光阴似箭，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在这荏苒、如歌的岁月里，不经意中，我们已从当年的懵懂少年、青涩少女，嬗变为为人父人母、甚至爷爷奶奶。华发已攀上我们的鬓角，褶皱已占领我们的额头，但我们内心深处仍眷恋着那渐行渐远的、朴实纯真的同学情谊和少年时光，仍珍藏着一幅幅已尘封多年、但仍亲切温暖的臻美画卷……尽管我们身处异乡，尽管我们天南地北，但少时的同窗友谊地久天长，我们未忘初心。我们是钱铺螺蛳口山里的孩子；我们是老鹰山下矿工的子弟。

葱绿秀逸的山峦
滋润过我们的童年；
四月里漫山的杜鹃花
映红了我们率真的笑脸；
竹海环抱的半山水榭，碧波荡漾，
——夏季里是我们撒欢的天地；
熟透了的山里红和香甜毛栗
留给我们对收获的最初记忆……

山岚中，矿大桥上的早市，熙熙攘攘，
四处弥漫着鲜嫩蔬菜 and 时令瓜果的芳香；

前往学校的那条悠长、卵石铺垫的绿荫小道，
蝶舞蜂飞，柳丝依依；
房前那支欢快流淌的山溪，
泉水潺潺、清澈见底，小鱼来回嬉游、穿梭；
矿舍四周的田畴，覆盖着一幅巨大的油绿地毯；
禾苗在徐徐山风中泛起道道绿波，一层涌一层奔向远处的山谷；
山涧旁恬静的翠竹源，宛若一群溪边梳洗的少女，
总是那么清新、俏丽、楚楚动人，令人心怡神往……

盛夏的黄昏，田间荷塘，蛙声如潮，
如舒伯特浑厚的大提琴鸣奏曲，
在群山环抱的井边旷野起伏、激荡；
山蝉，在倾盆暴雨之后，竞相上了枝头，
依偎着树干，忘情地把深藏心底的歌歌放声高唱；
美丽的红蜻蜓、绿蜻蜓，在广场上、菜园里，
结群起舞，时聚时散，如一群顽皮孩子嬉戏、追逐……
夜幕下，父辈们洗去一天的疲惫，
带上小竹椅、芭蕉扇，围坐在房前、路边，
在星辰和月光下，谈古说今、消闲时光……
童年的小伙伴们玩起了“躲猫猫”游戏，
在寂静的家属区里，不时地奏响兴奋、惊喜和欢笑……

深深嵌入我们童年记忆的，远不止这些，还有
晨曦中，子弟学校简朴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
午休时间，操场上男孩女孩跳绳、踢毽的轻捷身影；
国庆节，同学们神采奕奕、高亢激越的歌唱比赛；
俱乐部前，灯光球场上紧张激烈的篮球竞技和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
都是我们最美回忆和依依不舍的眷恋……

阔别四十年，带着珍藏心底那份追忆和对少年同伴的由衷惦念，
我们放飞期许，千里相约，
共同的心声，缔结了“聚首铜都，重回故里”的夙愿。
浓情“五·一”——在这个明媚清晨如期来临的时刻，
来自大江南北的70余位已逾天命、迈向花甲的少年同窗，
怀揣满满的同窗友谊，身着盛装，精神抖擞，
纷纷提前赶赴东郊狮矿住宅区前隆重汇集……

再见儿时的伙伴，我们欣喜、感慨！
曾经的英俊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离乡数十载，你浓重的乡音依旧未改。
拉着同伴的手，忆往昔话今朝、述说故乡清静秀丽的山水，
我们激情澎湃……